

万水千山只等闲之 翻越夹金山

——长征中的军事地理解读之七

谈及二万五千里长征，“爬雪山、过草地”是大众认知中最具标志性的艰苦征程。这段高寒绝境行军，长久以来多被聚焦于精神叙事，用以诠释红军坚韧不屈的革命意志。而从军事地理视角来看，夹金山作为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，是红军进军川西北、开启雪山行军的起点，其背后蕴藏精密的战略博弈逻辑。彼时，夹金山横亘四川省宝兴县、懋功县交界地带，是连通川西平原与川西北高原的关键战略隘口。1935年，国民党军依托雪山高海拔、终年积雪、气候变幻无常的天然地理屏障布防，企图以山地绝境迟滞红军北上战略。红军则精准研判山川地利，以极端行军撕开会师通道，更一举扭转了整个川西北的战局天平。

东进的地缘困境 与北上的战略抉择

1935年5月底，红军飞夺泸定桥，向东渡过了天险大渡河。从地图上可见，从泸定向东不足100千米就是川西重镇雅安。此地扼守川藏交通的咽喉，同各方往来联系都很便捷，从此可进入四川盆地腹地，乘汽车到成都只要三四个小时。这似乎是一条理想的行军路线。然而，考虑到当时的军事地理形势，这条路线红军根本不可能选择。

原因很简单，国民党各路重兵正分路向雅安汇集。其时，蒋介石急令自江西一路尾追红军的薛岳部，以第1、第2纵队一部在西昌、泸沽沿线筑碉守备，稳固后方补给线，主力全速向汉源推进，第5纵队开赴泸定、康定一线实施合围，同时电令各路川军协同堵截红军。早在红军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，国民党当局已调杨森部主力进驻荣经、天全、芦山（三地今均属雅安市）布防。杨森是老牌川军军阀，其第20军额定编制约2.4万人，虽经连续作战分防损耗，前线机动兵力锐减，但依旧能够对红军形成牵制。此外，川军刘文辉第24军军部、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均设于雅安，为保全自身核心防区，刘文辉所部虽整体实力有限，仍必将拼死阻击。

这种情况下，红军东向雅安，不啻以硬碰硬，若是与川军两败俱伤，尾随而至的国民党中央军便可坐收渔翁之利——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，薛岳所部即尾随其后，陆续渡江，其先头与红军后卫之间，不过相距二三日行程。

中央红军既然向东不可行，那么向西呢？其时，泸定桥仍在我控制之下，中央红军可以经此再次渡过大渡河向西进入西康。但这条路的尽头，是地理与后勤的双重绝境：西康区域以高寒游牧山地为主，河谷狭窄，耕地稀少，粮食、宿营条件完全无法支撑数万红军长期行军；反观国民



位于四川夹金山海拔4114米垭口的红色主题文化景观。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

2025年9月28日在阿坝州小金县拍摄的夹金山隧道出口。

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党军以雅安为后方基地，追剿部队虽山路难行，但物资补给持续通畅。红军无后方、无群众基础、无粮食储备，深入西康深山等于自入绝地，在物资匮乏和高原山地双重压力下极易溃散，彻底丧失战略机动空间，所谓“西康则系游牧区域，粮食宿营，两感困难。而国民党军进剿则以雅安为后方，追剿部队虽感困难，但有后路接济；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”（编注：陈云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）。

东西两路皆不通，可行的方向，只有向北。除避实就虚的战略考量外，向北还有一层更紧迫的意义：红四方面军彼时正日夜兼程向西挺进。1935年4月下旬，红四方面军控制涪江上游，计划向岷江流域进军。由北川西出，沿土门河翻越土地岭可达茂县，是涪江、岷江上游之间的核心隘道。川军第28军军长邓锡侯依托此地构筑土门封锁线，企图阻滞红军西进。5月12日至16日，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发起土门隘口总攻，击溃守敌，一举突破封锁线，挺进岷江上游河谷。整场持续月余的土门战役，累计歼敌1万余人。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，5月

22日，红9军一部西渡岷江向西疾进，6月3日攻克理番（今理县），6月8日攻克懋功（今小金县），并控制懋功东侧重镇达维。

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进军，在军事地理上意味着什么呢？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流域之初，茂县和泸定的直线距离还有大约250千米（相当于北京到石家庄的距离）。两支红军部队仍被国民党军远远隔开。但是，到了1935年6月上旬，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陆续进抵理番、懋功，并肃清当地的国民党守军之后，其与中央红军的距离已称得上可望而可即——尤其是懋功，“南至天全约三百里，东至灌县六百五十里，东北至理番五百五十里，西北到崇化、绥靖约三百里”，其与泸定的直线距离不过120千米。自长征开始以来，两支主力红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接近。

至此，结论已十分清楚：中央红军从泸定向北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进军路线。5月31日，泸定县城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。据陈云回忆，这次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。其一，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。就是那次会议后，他离开长征队伍，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，经成都、重庆前往上海。其二，中央红军避实就虚，避开人口稠密、敌人防守严密的地区，向北翻越雪山去会合红四方面军。因此，原本准备以红1军团南下汉源阻敌的计划

随即改变，红1军团奉命继续北进。

雪山的地缘天险 与会师的唯一通道

1935年6月2日，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，作出兵分三路迅速夺取天全、芦山，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部署。这两个地方都在泸定的东北方向。川军杨森部虽然在此驻防，却刻意保存实力，作战消极。红军顺势突破敌军防线，于6月上旬到达夹金山南麓的硃砂堡地区（今宝兴县硃砂藏族乡）。

这时的战场态势是，“现敌杨森取守势，薛岳、邓锡侯到达需时”，军委据此明确红军核心任务，是“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、理番，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，迷惑敌人，然后归入主力，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，开展新局面之目的”。

为了“夺取懋功，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，以为前进之枢纽”，红军需要继续向北前进，而这时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最大阻碍已经不是国民党军队，而是一道天险——夹金山。

夹金山在藏语里称作“甲几”，意为“很高很陡”，“夹金”是音译，故又写作“甲金山”。从地理位置看，它属于广义的邛崃山脉的一部分，正处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边缘地带。在不到100千米的水平距离上，海拔从成都平原的不足500米陡然抬升至4000米以上，构成了落差巨大的山地地貌。整片区域山势陡险，山岭连绵，重峦叠嶂，危岩耸突，峭壁如削。夹金山主脉长140多千米。北段走向近于东西，是宝兴县与小金县的界岭，东端与邛崃山脉的巴郎山相接。中段和南段走向近于南北，是宝兴、天全县与康定、泸定县的界山，南端在泸定县东面与二郎山相接。夹金山区域最高峰为石喇嘛山，海拔5380米。红军翻越的王母寨通行垭口，海拔4114米，山顶终年积雪，是名副其实的“大雪山”。这里没有道路，空气稀薄，气候变幻无常，时阴时晴，时雨时雪，忽而冰雹骤降，忽而狂风大作，有“神山”之称。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，要翻越这人迹罕至、禽兽无踪的大雪山，困难可想而知。萧锋在日记中感慨：“看着眼前高高的雪山，想到六月间还有那么多雪，这在我们江西简直是笑话。”

（下转09版）

油画《红军过雪山》。文中信 绘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